

DONGNANYA FANFAXISI HUAWEN WENXUE SHUJUAN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

(第一卷·作品编)

主 编 庄钟庆 郑 楚 执行主编 苏永延 王丹红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二〇一五年同文书库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 编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学繁荣计划资助项目

DONGNANYA FANFAXISI HUAWEN WENXUE SHUJUAN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

(第一卷·作品编)

主 编 庄钟庆 郑 楚

执行主编 苏永延 王丹红



二〇一五年同文书库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学繁荣计划资助项目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 / 庄钟庆, 郑楚主编.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5. 8

ISBN 978-7-5100-9918-2

I. ①东… II. ①庄… ②郑…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东南亚—现代 IV. ①I330.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7485 号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

责任编辑: 程 静 李嘉荟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9597 84453622

http: //www. gdst. com. cn E-mail: pub@ gdst. com. 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1810 千

印 张: 108

ISBN 978-7-5100-9918-2/I · 0368

定 价: 398.00 元 (一、二、三卷, 共 3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 020-84453622 gdstchj@126.com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

编选例言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第一卷、第二卷收集了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华侨、华人撰写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优秀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这些作品都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发表、出版的，而且产生较大影响。入选作品附有作者介绍，尽可能按原作排版，必要时采用通用的修订本。

这些作品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野蛮卑劣行径，表现了东南亚人民与华人、华侨共同抗击日寇侵略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入选的作品已受到时间和人民的检验，方向正确，艺术上也有独特的“南洋风味”，从而有力证明了东南亚华文新文学的威力。

第三卷汇集了评说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论著，其中大部分是我们组织国内外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者撰写的，有些文章已发表过。

这次编选工作得到入选作者及其亲属或作者产业信托人的大力支持，至为感激！由于我们无法得到部分作者及其亲属的联系方式，没能联系得上，因此不少重要的作品没有收纳，深表遗憾！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第二卷附有准备入选的东南亚地区及国别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作品的全部目录，以供参考。

厦门市“同文书库”编辑委员会

总 编：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委会：顾 问：叶重耕

主 任：朱崇实

副主任：封斌林 周 旻

委 员：黄珠龙 洪英士 陈振明 周 宁

彭心安 黄晓舟 苏秋华 陈怀群

黄碧珊 王 琰 李 楨

编辑部：主 编：周 旻

副 主 编：陈怀群 黄碧珊 王 琰

执 行 主 编：王 琰

执行副主编：李 楨

编 辑：李文泰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编选委员会

主 编：庄钟庆 郑 楚

执行主编：苏永延 王丹红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丹红 田农(马来西亚) 成君(新加坡)

伍良之(马来西亚) 李丽 李无未 李绍玉

庄钟庆 苏永延 张长虹 张建英 陈天助

陈育伦 周宁 周旻 郑楚 林明贤

柯清淡(菲律宾) 袁霓(印度尼西亚) 骆明(新加坡)

海庭(文莱) 萧村 曾心(泰国)

第一卷 作品編

目 录

短篇小说 (1)

16 号茅宅的故事 陈美华 (3)

他们的世界 谢 克 (6)

静静的文律河 马 峇 (14)

刹那亲情 马 峇 (30)

日军进甘榜 唐金福 (38)

丛林曲 杜 埃 (49)

番 娜 杜 埃 (55)

卡琳娜姑娘 杜 埃 (61)

似梦非梦

——椰园回梦之一 芥 子 (73)

控 诉 石 原 (77)

逃 难 余 英 (109)

焦 悴 白 山 (114)

第三代 乔 南 (119)

初 春 乔 南 (126)

南伯一家 曹 备 (143)

散 兵 夏 默 (163)

雨 夜 莎 士 (170)

时代的感动 黑 婴 (179)

中篇小说 (185)

秀子姑娘 姚 紫 (187)

窝浪拉里	姚 紫 (222)
阎王沟	姚 紫 (241)
阿金的童年	杰 伦 (281)
沸腾大地	巴 尔 (319)
女佣细蒂	黄东平 (422)

长篇小说

烈日底下 (节选)	黄东平 (529)
迟亮的早晨 (节选)	方北方 (585)
白水黑山 (节选)	小 黑 (634)
寂寞行者·山林岁月	驼 铃 (659)

那个月期间所干下的整肃读书的事情，三叔能记得比一般，我虽比他小两岁，却丝毫唤不起任何模糊的记忆。

记得小时候住的是土草房，以茅草盖顶。继父死后，我们一家八口居住在这样的小茅屋里直到我进中学时。木板铺就的小茅草屋，这间小茅屋的地面位置特殊，恰好是植物学家王世杰先生“燕南北燕种的麻雀”。日本鬼子还没有进的时候，小茅屋前面的草场有点荒芜，那个时候农历新年期间，英军自此而来，开甲而进，就是路是这里的。在过了小茅屋往南不远的地方，我下

短篇小说

16 号茅宅的故事

陈美华

爸妈自中国南来，辗转新马各地，最后在万礼德光落了户。从此不再搬迁，仿佛把根深深埋在那里了。直到一九八八年。政府征用土地，被逼搬入了政府组屋，一住就是四十几年。

我们兄弟姐妹，除了不在身边的大姐二姐是中国出生的外，其余六人都是在那里落了户之后才出生的。三姐大我两岁，出生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并把战火燃烧到新加坡岛上的时刻，日本鬼子对新加坡野蛮血腥统治的三年八个月期间所干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三姐能够略忆一些；我虽然只比她小两岁，却丝毫唤不起任何模糊的记忆了！

记得小时候住的是一间小茅宅，以茅草盖顶、细木围墙，我们一家八口居住在这间小茅宅里直到我进中学时，才换成以亚苔叶盖顶、木板围墙的小亚苔屋，这间小茅宅的地理位置特殊，恰好是在行军要道上，可说是“扼南北要冲的咽喉”。日本鬼子还没有登陆的时候，小茅宅北面的军港有英军驻守。那年的农历新年期间，英军自北向南，弃甲而逃，就是路经这里的。在过了小茅宅往南不远的地方，扎下了营，以大炮向北与日本侵略军抗衡。日本侵略者自柔佛南端向英军猛烈炮轰，炮弹就在这小茅宅前后爆炸。据爸妈说，有一次，爸爸正在吃着饭，一枚大炮就落在门前，大炮爆炸后的碎片直射向父亲，让桌脚给顶住，没有把父亲的腿给射跛。爸妈只好躲到地壕里去逃避战火。那时三姐还没有出世呢！

英军敌不过日本侵略军，继续大举南逃。最后是一名负责军事通讯网络的英军沿途收拾他自己先前铺放的电线走过。他走过不到几个小时，日本侵略军就尾随追到，那时整个村庄已陷入恐惧慌乱之中，人人都躲在地壕里过日子，过农历新年，除了英军、日军，全村死一般寂静，完全没有人声鸟影，数星期之后，日本侵略者已经完全控制了大局，形势算是安定了。人们开始出来找活求生，发现我们小茅宅以南数百码处有一具肉体完全融化、白骨历历可见的英军躯体，从他的衣饰及电线圈可以断定那是收拾电线的最后一名走过的英军尸体。

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局势之后，即对人民进行了法西斯军事统治。在我们这个村子，两名村佬——阿杯和刘二——被日本鬼子找去当代理人。此后，凡有任何日本

政命，都由阿杯和刘二来向村民传达，据妈妈说，在日本占领以前，我们的小茅宅就已经建筑在那里——是以每月一元地租向英国地主租地建造的。以一元租金租来的地还包括了面积颇大的耕地，爸妈在耕地上栽种瓜果蔬菜可以自由出售。然而，日本占领后即通过阿杯和刘二通告村民，屋地和耕地已属“大日本”所有，自今而后，村民们每日仍旧需缴一元地租，只是租金是缴给日本而不是英国地主。村民们依然在耕地上干活谋生。不过，却不能如同过去一般自由出售，而必须将劳动果实上缴。日本的新政令规定：每户人家每星期必须缴交二十八斤蔬菜瓜果给日本统治当局。这二十八斤上缴的劳动果实是以极其低廉的贱价计算的。如果农民们产出多过廿八斤的农作物，按法还是需要以贱价售卖给日本侵略统治当局的；只是农民并不那么笨，规定上缴的部分出于无奈，规定以外的部分能够“走鸡”当然不放过，能多卖几个钱谁不要呢？当然，如果上缴的数量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就会有麻烦。

负责统治管理我们的日本军部设在我们小茅宅东南面约两公里处。然而，在我们小茅宅对面山腰、我们的耕地上就驻扎着另外一队日本兵。按规定我们是受到两公里处的日本兵“保护”的，上缴的粮食也向那里去缴纳，可是驻扎在我们菜园上的、管理、统治、“保护”另外一片土地上农民的那队日本兵却不断到我们菜园上来强夺豪取爸妈的劳动成果！爸妈在说到这事时说：“那些短命日本鬼跑来‘偷采’木瓜、‘偷拔’菜。”其实，我想日本鬼子肯定是明目张胆前来强夺的，哪有什么“偷”可言呢？

“有一次，对面山腰的短命日本鬼又跑到我们菜园里‘偷摘’木瓜。爸爸看了非常生气，走过去阻止。他不但不听，还动手就打爸爸，爸爸避过，一还手打了他一拳，他就掉进弄沟里去了。爸爸跳下去和他再打，对面山的衰日本鬼就成群追下来。爸爸一见，赶快逃跑。躲一整天不敢回家。对面山的日本鬼一直守住、一直查问，要捉爸爸。后来，爸爸跑去管我们的那个日本营报告，那个营的日本鬼带爸爸回来，对面山的日本鬼硬硬不放过，一定要把爸爸捉走。最后不知他们怎么说，要爸爸给那个被爸爸打下沟去的日本鬼打几拳了事。”

姐姐追述着当年的情境，娓娓叙述。

“哪里是打几拳了事？还要增加我们每星期上缴的青菜斤两，从每星期二十八斤增加到三十斤。”

妈妈在做补充说明时，显得激动和愤恨，一脸气愤不平的表情，接着，她又恨恨地说：

“短命日本、短命杯叔和短命刘二，一直欺负你们父亲是‘无脚蟹’，没有兄弟

没有亲人，一直把我们多交少报。明明我们是交足的，日本鬼一直说我们没有交足！有一次，不知道是谁把一块木头塞进一捆菜里，老杯和刘二就指证说是16号茅宅干的！我真的是忍无可忍，和他们大吵大闹，问他们说是不是我们屙屎不热给他们吃，为什么老是欺负我们？他们两个短命看见我闹得凶，反而怕了！到日本兵营时一直叫我说，‘好了，不要再闹了！’，我说‘怕什么？今天我就是准备好用这条命和你们拼了！你们说16号茅房将木块塞进菜捆里，是谁看见的？那捆菜上面有注明是16号茅宅吗？为什么每次我都缴足了斤两，你们一直乱说我们缴不足？’他们给我问到头低低，一句话也不敢说。日本鬼也知道是他们无理了，叫我不要再吵，回家去做工。我跟他们凶过一次后，好过一贴膏药，往后一直帮我们报大数！明明没有那么多，每次都替我们报多，我也不客气说他们，‘不要你们扶！只要不欺负我们，据实照报就好了。’过不了多久，日本也就投降了。”

说起当年的事，妈妈仿佛就在叙述着刚刚发生的事一般，如数家珍地一一详加细述。然而，不论怎么说，那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在这日本侵略者投降五十周年纪念的年头里，重温重温昔日日本鬼子统治期间的大小事故是有好处的，特别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正蠢蠢欲动，企图借尸还魂的时刻，重温一下历史藉以提高警惕我想是必要的。

作于1995年4月5日

（选自《黄卷·青灯·红日》，新加坡文艺协会，2004年版）

【作者简介】

陈美华（1943—），祖籍广东普宁。他是新加坡少数几位从事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商界小说”多方面地表现力商业时代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相互倾轧的现象，赋予通俗文学较为丰富的社会内涵和人生意义。他的小说可读性强，在艺术技巧方面也显示出不凡的创作才华。已出版长篇小说《窈窕淑女》《突破》《狮城记》《死亡之旅》《跨世纪的审判》，中篇小说集《断情剪》，短篇小说集《卞大人》《搭错线》，散文集《寂寞天涯路》等。

他们的世界

谢 克

一

“认识老周已经有一年了，可我从来就没有看到他的脸上有一丝笑容。”

“一天，我在老刘的家里遇见他，一瞧他脸孔绷得紧紧，心里头很不愉快，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

“老周，你干嘛老是绷着脸孔，连笑也不笑一个？”

老周把鼻孔往上一掀，露出了两颗牙：

“嘻嘻，我现在不是在笑吗？”

“这不是真正的笑，你笑得很勉强。”我说。

老周不言语，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翻一翻鼻孔：

“再见——”

然后脸孔绷得紧紧，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觉得老周用这种冷冰冰的态度来对待朋友，实在太不应该，我很不满意地说：

“我从来就没有看到一个像老周这么古怪的人，一天到晚老是绷着脸孔，一点笑容也没有，好像有谁禁止他笑一样。”

老刘的眉头皱了起来，叹了一口气：

“你不了解他。”

于是，老刘把老周的故事告诉我。

二

新加坡沦陷后，日本鬼子到处在抓知识份子，老周只得离开了教育界，跟他的朋友老黄、老何，凑了一点儿钱，在新巴刹附近开了一间香烟店。

日子愈难熬，抽香烟的人愈多，所以他们的生意还不错；虽谈不上赚大钱，可生活却有了着落。

一天中午，他们坐在店里聊天，忽然看见一辆车头插着一面红旗的汽车在门口抛了锚。

车门开了，一个武装的日本鬼子，耀武扬威地闯进来。

一瞧见“皇军”光临，他们都呆住了。

日本鬼子看没人上前欢迎他，便大发雷霆，眼睛直冒着火星，拳头没命地往玻璃橱窗捶呀捶的，嘴里叽哩咕噜，不知在嚷些什么。

老周悄声对老黄说：

“这个家伙来势凶凶，要小心。”

老黄推一推老何：

“老何，你懂得几句日本话，还是过去跟他敷衍敷衍吧！”

于是，老何拿了一包“兴亚”牌的香烟和一盒火柴，勉强堆着笑容走过去，一面鞠躬，一面献上香烟。

站在一旁的老周，看见日本鬼子不像刚才那么凶，于是放了心，他碰了碰老黄的臂膀，笑了起来。

日本鬼子发觉老周在笑，霍地把刚刚燃上了火的香烟一扔，老虎眼一瞪，嘴上那撇八字胡向旁一歪——一把揪住老周的衣领，不分青黄皂白地将巴掌往老周的脸上送：

“八嘎也路！”

老周莫名其妙，摸摸给掴过的脸，气又气不出，逃也逃不掉，只是陪着傻笑。

“嘻嘻——”

那个可咆哮起来，他把老周推倒在地上，举起皮靴照老周脸上一踢：

“八嘎也路！”

鲜血像雨水一般地打从老周的嘴角上淌下来。

“嘻嘻——”

这回，老周的眼圈儿润湿了。

老黄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他紧握着拳头，冲了上去——

“八嘎也路！”

日本鬼子的巴掌像一阵骤雨，劈劈拍拍地落在老黄的脸上。

老黄看见日本鬼子的右手按住那把挂在腰带上的长剑，只好缩回了手。

老何慌忙走上前，躬着腰，跟日本鬼子嘟哝了一阵。

老何跟日本鬼子讲些什么，老周和老黄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只看到老何的左颊上挨了一拳。

这么，老周被日本鬼子那辆车头插着一面红旗的汽车载走了。

二十分钟后，汽车在“日本宪兵部”门口停下来；老周给推进一间臭气熏人，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子里。

第二天，老周被押到“审问室”去。

“审问室”的墙壁上，悬挂着一面日本旗；旗下，排着一把把雪亮的刀，染着血渍的老虎凳，黑压压的绳子，湿漉漉的树胶管、火炉、铁钳、手铐、藤鞭、木棍……

日本鬼子威风凛凛地坐在椅子上——旁边站着一个神气十足的华人。

日本鬼子拍一拍桌子，挥挥手，于是那个年青的华人撑着腰，大摇大摆地走到老周身边。

老周瞧见站在眼前的是自己的同胞，心想，自己的同胞总比敌人好讲话，只要对方肯帮他说几句好话，大概可以获得释放；于是他带着请求的语气说：

“先生，我是无辜的，请你帮我说几句好话——”

那个横了老周一眼，态度比疯狗还凶：

“说你妈的蛋！”

“先生，看在同胞面上——”

那个朝老周的脸啐了一口唾液：

“呸！谁是你的同胞？”

跟着是一记沉重的耳光——啪！

日本鬼子看了很开心：

“哈哈……”

老周知道反抗只有换来残酷的刑罚，只好忍气吞声。

那个为了要讨好日本鬼子，故意把老周脚一钩——老周的身子失去了平衡，翻了个大筋斗。

日本鬼子笑得前仰后仰——差点儿没从椅子上摔下来。

“哈哈……”

过会儿，他又把老周打从地上掀起来，瞪着一双狗眼：

“你叫什么名字？”

老周一点儿也不慌张，镇定地回答：

“周一民。”

“几岁？”

“二十一岁。”